



## 澳门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迫害元凶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正值习近平在澳门逗留期间，澳门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办集会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五年的残酷迫害，呼吁法办江泽民、周永康、罗干、刘京、曾庆红等迫害元凶。

十九日早上，气温骤降，同时下着微微细雨。法轮功学员打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周永康、罗干、刘京、曾庆红”、“天灭中共”等横额，吸引不少澳门市民及游客驻足观看。

澳门法轮功学员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为法轮功问题。



中共非法残酷迫害法轮功长达十五年，被迫害致死的学员，有证可查的就有三千八百多例，而实际致死人数远远超出此数。几十万学员仍被非法关押，更邪恶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牟利。澳门法轮功学员呼吁立即制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曾庆红等人。

法轮功学员亦藉集会的机会，呼吁尚未声明退出共产党、中青团及少先队的中国大陆人士抓住机会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现时已有将近一亿九千万人声明退出党、团、队，三退保平安。机会稍纵即逝，一定要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 河北冀中监狱职工赵玲茹遭受的残忍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冀中监狱职工赵玲茹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向人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受到冀中监狱、满城县公安局等单位中共人员的非法监视、绑架、审讯、酷刑、折磨、药物摧残、野蛮灌食等迫害。

下面是赵玲茹自述她由于坚修法轮大法做好人，维护信仰自由的人权，这十五年来所遭受的迫害。

### 一、被迫离家、遭绑架

二零零二年，本单位法轮功学员杨志刚身穿警服到天安门讲法轮功真相，遭到绑架。监狱长袁立铁及单位领导怕受牵连，就又一轮逼迫我写所谓的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并扬言：“不写保证，就送涿州洗脑班。”当时的邪党书记王文合把我丈夫叫到单位，当着我丈夫的

面强硬地说：“必须写‘保证’，不写不让回家。”我当时想：大法这么好，教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不能放弃，更不去邪恶的洗脑班。为了不连累领导，在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得离家出走。

离家后我想念幼小的孩子，给小姑子打了个电话，小姑子把我打电话的事告诉了公公，公公怕我在外出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怀着对监狱领导的信任，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监狱，导致监狱狱政科及满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张振要等人立即在我的出租屋附近进行布控，图谋对我非法抓捕。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我正往租住的地方走，看到本单位的狱政科科长杨志强向我走来。当时我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正准备和他打招呼。没想到，他恶狠狠地冲上来扭住我的胳膊往后一背，恼怒地说：“可找到你

了！”我被他们推搡弄进车里，恶人们对我租住的房进行了非法查抄，与我一起的法轮功学员也被绑架。他们把大法资料当作我们的“罪证”。

我被绑架到保定市的一个派出所，院子里站满了人。我被推进一间小屋，还没站稳，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走进来，气冲冲地问我叫什么，我没回答。那人上前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大耳光，接着把我的胳膊往后拧戴上手铐。然后用力往高处提手铐，边提边说：“叫你不说！”我的胳膊被提得生疼，只好把头向下扎以减轻疼痛。就在我的头快接触到地上时，他突然松开手出去了。

一会儿，进来了本单位狱政科科长杨志强，对我说：“你要和他们配合。”我说：“他们打人。”他否认说：“谁呀？他们不打！”说完就出去了。看到昔日善良的（见下页）

# 河北冀中监狱职工赵玲茹遭受的残忍迫害

（接上页）同事被邪党利用，帮助他们撒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过了几分钟，赵玉霞等把我拉到满城县公安局。下车后，赵玉霞强迫我照相。我不配合他们，一直捂着脸，因在大院里怕被别人看到她的恶行，才不了了之。赵玉霞指使手下把我铐在值班室的床上，派几个人看了一下午。

## 二、酷刑折磨、放蚂蚁叮咬与药物摧残

当晚六、七点钟，满城县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张振岳等人把我非法劫持到太行监狱——满城太行监狱。下车后，我被两个人紧紧按住双手，另一大法弟子被一恶人拳脚相加打倒在地。我大声说：“迫害好人要遭报的！”这时打我的那个戴眼镜的年轻恶人上来对我的脸就是一大拳，狠狠的说：“叫你说！”张振岳使狠劲把我推搡到，太行监狱接见室旁边的小屋里。张振岳非法审讯我，逼问我叫什么，我没回答。他象魔鬼一样上来就左右开弓抽嘴巴子，不知扇了多少个，感觉脸火辣辣的疼。张振岳累的气喘吁吁，瞪着眼睛，满脸凶气。

很晚了，进来四位三十五、六岁的男子，自称是满城县刑警大队的。一个胖乎乎的矮个子叫赵国良，另三个都是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子，其中一个眼窝发黑的叫陆忠，一个油头光脸的叫赵洪祥（现已恶报死亡），还有一个大眼睛的，这四个人进门后把我推倒在地，又一把拽起来放到椅子上，将我双手背靠椅子背铐在一起，椅背从双臂和脊背中间穿过。然后又把椅子放倒，我整个人躺在椅子上，再把我的双脚别在椅子撑里面。

我整个身体成了一个“弓”字形。恶人用准备好的木棍从我的腰与椅子中间穿过去，两个人把我带着椅子抬起，我腰、臂疼痛难忍，他们却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从椅子上解开，推倒在地上，

四个人使劲伸着我的四肢做“五马分尸”的动作，赵国良还抓起我的一条腿使劲往胸部压，边压边说：“腿怎么这么软。”

我被折磨的简直要散架子了，疼的我大哭，他们才停手，还骂我：“鬼哭狼嚎！”我浑身疼痛难忍，一天没吃一点东西。我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赵国良逼我喝水，见我不喝，他们又拿来筷子撬我的嘴。在推搡中，我无意碰到了赵国良的脸。别人起哄说：“她打你！还敢打你！”赵国良把脸一翻瞪眼歪脖的狠狠地抽了我几个大耳光，匆匆出去了。两分钟后，赵国良拿一个小瓶回来了，上前抓起我的衣领，将小瓶中的东西往里倒，我一看是很多大蚂蚁。心想：这位人民警察可真够狠的，竟然用毒虫来折磨我。倒完后，赵还抓起我前胸的衣服抖了抖。

当时已是后半夜，突然有人把我推倒在地按住双腿，赵国良解我上衣的扣子，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将上面银白色的药物往我脖子上倒，我顿觉奇痒难忍。一会儿，他又用凉水往撒药的地方倒。就感觉那块肉又疼又痒，痒的钻心，疼的好像用小刀一块一块割肉一样。初夏的深夜很凉，我又冷又饿，又疼又痒，浑身发抖，有些坚持不住。这期间，从别的屋子里时时传来同修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恶警赵国良又逼问我：“资料是谁给的？你还认识哪些炼法轮功的？”赵就走了，让几个值班的看着我。他们不让我睡觉，只要一合眼就把我弄醒或故意大声喊一句，一直熬我到天亮。

## 三、野蛮灌食

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第二天午后，他们叫来太行监狱的一名女狱医对我野蛮灌食，到了晚上，满城县国保大队的人把我非法送进县看守所。

第三天天刚亮，看守所的边所长与公安局的人互相勾结，让所里的几个在押犯人强行给我野蛮灌食。几个犯人一齐上，分别按我的头和四肢，有人将手指粗的胶皮管子从鼻腔往我的胃里插，边所长还教唆犯人用力插

管，弄的我口腔、鼻子全是血。他们抓起我的衣服擦血。我不配合灌食迫害，边所长对着我的脸恶狠狠地扇嘴巴，直到打累了才停手。他见犯人们实在灌不进去，又叫来车，拉我到县医院非法强行灌食后再拉回看守所。

看守所人员为了迫害我，不让医生取下插管。我的食道被胶皮管子磨得火烧火燎，又干又疼，十分痛苦。回到监室后，同屋的人看我被邪党折磨成这样，不怕恶人威胁，才帮我取下插管。

## 四、非法提审

我被关进县看守所的第二天，县国保大队的张振岳等人对我非法提审。在提审室里，他们把我双手吊铐在高高的铁栏杆上，双脚离地。其中一人推着我吊着的身体来回晃，我双手腕被铐子卡的生疼。有人还逼问我。我不配合他们，才把我送回了监室。

第三天，我被张振岳他们叫出去后强行戴上几斤重的脚镣和手铐，拉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赵国良把我的手铐打开，重新把我双手往后背上下交叉着用力铐住，然后用力往外拉，我疼的大叫，他还不罢休，找来一个脸盆，硬塞入我的双臂与背之间，拿着一个小木棒敲着玩，并奸笑道：“你说不说？”我不说话，就是不配合这群流氓恶徒。他们见问不出什么就把我送回看守所。

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九个月，期间，我写过控告他们的信，但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后来又被满城县国保大队和610的人劫持到保定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

由于长期被灌食和打脸，我的满口牙松动，只有几颗固定牙能吃些软食物。我所遭受的迫害，都是因为坚持对宇宙真理“真、善、忍”的信仰和维护信仰自由的人权。（未完待续）◇